

# 圖書館游走紀思

●周婉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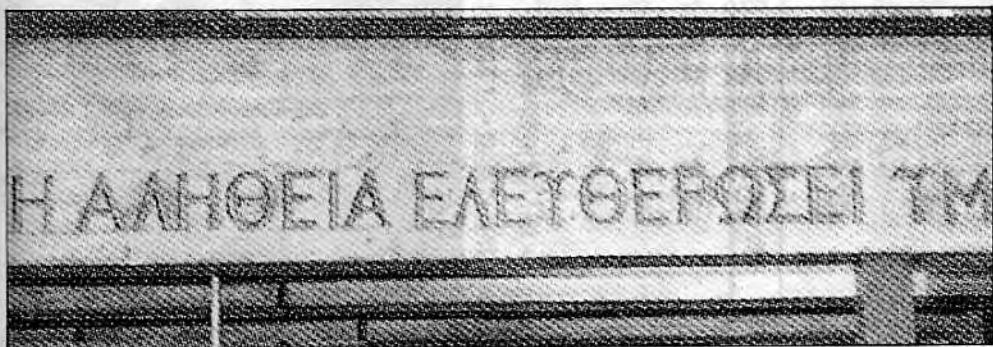
某日幾位同事和施添福教授討論教育的問題，施教授說他為了維持聯考地理科目平易不刁鑽的理念，連續十七年每年暑假都入闈。身形魁梧的施教授睜著眼睛盯著大家，神情誠摯，以他慣有鄉土口吻，說：「我十七年的青春啊！」惹得眾人大笑。

走在金色葉子大半凋落的銀杏林蔭道上，天空是美得有點發冷的藍色，前面轉彎處就是日本國立國家圖書館，我突然想起施先生的話，真想學他說：「我二十年的青春啊！」可惜抓不準他的口吻。如果我的人生就此終止，那麼我的後半生大抵就在游走於大小不同的圖書館中度過吧。我於是毫無理路地想起愛在城市漫游的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漫游城市的哲人，對城市有一種割不斷的愛戀；游走於圖書館的學子，對圖書館也有一種理不清的情懷吧。

我坐在國會圖書館大廳的椅子上等著取書，櫃檯上端的牆上刻著：「真理がわれらに自由をする」，我咀嚼這句話，感到一種莫名的感動。「真理使吾人自由」，比起上海圖書館的「知識就是力量」有意思多了。

我長期從事知識方面的工作，對知識的力量毫無幻想，尤其在一個對知識無所垂愛的社會，更是不敢多所奢望。坐守象牙塔的人，倒還能體會尼采所說的「知識扼殺行動」（Knowledge kills action）的意思。

在等待領取影印文件時，我抄下了格言另外一邊的希臘文——Η ΑΛΗΘΕΙΑ ΕΛΕΥΘΕΡΩΣΕΙ ΤΗΜΑΣ。我不懂希臘文，十足的文盲，連「自由」與「真理」在哪裡都弄不清楚。但總覺得這裡邊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在，於是像摹畫一樣，謹慎地抄了下來。這個時候特別遺憾不懂希臘文與



希臘文格言。

拉丁文。有一次，早稻田大學教授後藤乾一先生陪我到該校中央圖書館辦理入館手續，我們拾級走上台階時，仰望望去是一行拉丁格言——*QUAE SIT SAPIENTIA DISCE LEGENDO*，未附口文。後藤教授笑著說：「從來沒弄清楚這是什麼意思，……」，他接著開玩笑說，是不是不准女士進入？我報之一笑。我不知道後藤先生當時是不是想起英國作家維吉妮亞·吳爾芙，我自己倒是想到她，因此覺得後藤先生的玩笑很幽默，很有學問。在維吉妮亞·吳爾芙的時代，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的圖書館是拒絕女性讀者的，女性讀者若要利用圖書一定得由相關人士陪同，或有推薦信。這是在《一己之室》（*A Room of One's Own*）一書中作為楔子而談到的問題。我到美國求學之初，一位頗具女性主義意識的友人 Rachel Sing 介紹我讀《一己之室》，這本書對我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回頭談早稻田中央圖書館的拉丁格言，幸好知道「智人」的拉丁文是 "*Homo Sapiens Sapiens*"，所以還能猜到這一行字中藏有「智慧」一詞。（註一）

記得第一次利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十二年對一個人來說，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大廳之日文格言。

算是頗長的時間。不過，當我望著每拋落一片黃葉即增添一分冬意的銀杏樹時，不禁生出樹在人非之感，十年、二十年，甚且三十年後，這兩排銀杏樹應是擎天英姿依舊；如果日月是百代的過客，那麼我們這些來看書的也不過是林蔭道上日復一日的過客罷了。

猶記當年來時，是過了舊曆年的嚴冬，圖書館正門前庭園中的兩棵梅樹正綻開著朵朵寒花，冷天中自有一番嫵媚之姿。此度再來，是初冬，庭園幾株日本楓（Japanese Maple Tree）秋色猶在，楓葉由棕黃到深紅都有，而屬於冬天開花的茶花樹，則已開著一樹胭脂色的大花朵。茶花是這個季節的花，連接本館與新館的三樓中庭庭園，茶花也正盛開著。日本是個老少男女都抽菸、喝酒的國度，現在公共的室內場所不准抽菸了，中庭於是成了吞煙吐霧的地方。如果我是癮君子，看累了書，能到空氣清爽、景色怡人的中庭抽幾口菸，應是很愜意的。

我對圖書館的記憶往往與季節連結在一起。當我們談起圖書館，很容易想到是放滿圖書的室內空間，圖書館的讀者給人意象大抵也是埋首書堆的「不動明王」，只是容貌平和多了。但是，圖書館有窗戶，窗外的世界也是構成室內景象的一部份，就像漫遊街頭的行人，兩旁室內的燈影也映入了他的「風景心境」。（註二）當我在耶魯大學讀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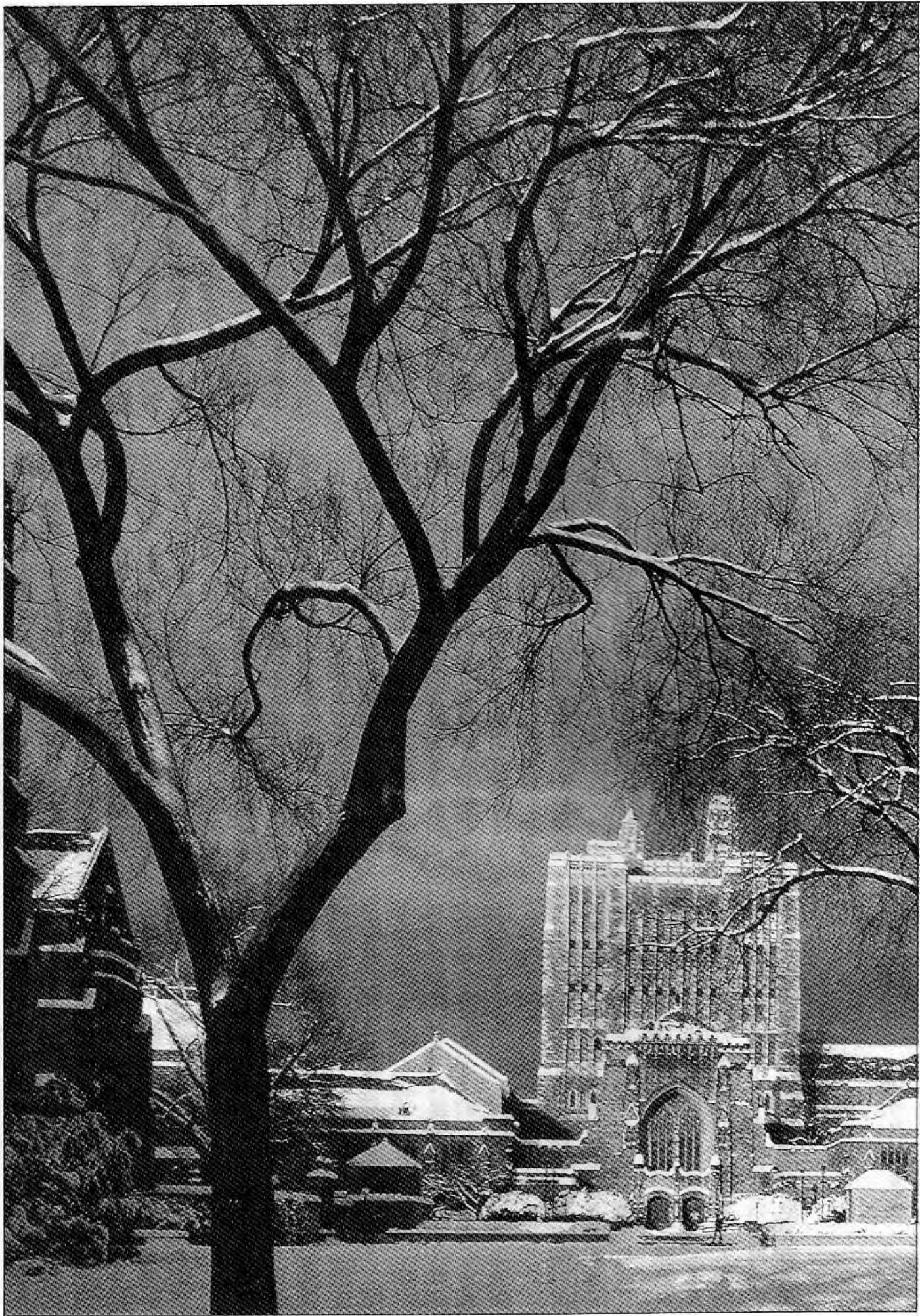
士班時，唸文科最常用的圖書館是總圖史特林紀念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這座圖書館足足佔了一個街坊，像個長方形的堡壘，樓頂上有角塔，是新歌德式建築，正面像教堂，入口是雙拱門，其上是一個大拱形窗。入門後中堂很高穹，圖書的檢索木櫃就曲曲折折地沿著兩側拱廊擺放，燈光有點黯澹，但外頭的陽光時而透過幾面高挑的冰屑玻璃（stained-glass）拱形窗篩灑進來，室內因之光影明暗有致。中堂盡頭應該是教堂教壇的地方設置借還書櫃檯，背後整面拱形牆是幅壁畫，畫著據說象徵智慧的女神，一手持個球體，一手拎著一本對翻的書。

研究生通常可申請專用的閱覽座位，英文叫“cane”，我在六樓分到一個靠窗的桌面。從我的閱覽座位的窗戶望出去，剛好是學院側廂的屋頂。這屋頂用石板瓦鋪成，顏色介於灰藍褐綠之間，每片的色調就有那麼一點的不同，即或一片本身顏色也頗有層次，不過，整體看去顏色又很勻諧，彷彿是從一塊大石頭敲打下來的。耶魯大學所在的新港（New Haven）屬於新英格蘭地區，冬天常下雪。有時從圖書館的窗子望出去，天色像鉛一樣，灰沈沈的，大家就知道快要下雪了。當潔白的雪片從天空飄下來時，從鐵鑄的格條玻璃窗望出去，特別曼妙有致。空中飄飛的雪通常就像謝道韞所形容的「柳絮因風起

」，但雪若濕重又下得急時，不能不說差似「撒鹽空中」了。窗外雨雪霏霏，挨著窗看書，給人既在天地之間又明顯置身其外的奇特感覺。下過雪後，如果放晴，天空常藍得一絲不苟，明麗而沈靜。有一天，我倚著窗檯，望見對街的石板瓦屋頂，四、五公分厚的積雪正在融化，晶瑩的白雪在陽光照耀下，就像受月亮牽引的潮汐一樣，漸退漸遠，石板瓦眉目逐漸清楚，色澤明淨。剎那間，我被這種說不出的美的張力所深深吸引，在往後的日子，每想起史特林圖書館，沒有不想起那晴空下白雪中的石板瓦顏色。

我在耶魯大學待了六年，大部份時光在史特林圖書館度過，特別有感情，之後由於夫婿赴加拿大任教，我隨之旅居溫哥華五年，經常利用的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的亞洲圖書館。耶魯大學總圖是新歌德式西方建築，高拔秀挺，UBC亞洲圖書館則是頂著日本式大屋頂的新式建築，低矮謙和，兩者在建築風格上可說南轅北轍。據稱亞洲圖書館的屋頂是一九七〇年大阪世界博覽會三洋館的屋頂，由該公司捐贈給UBC，在日本折下漂洋過海至溫哥華再重新組合，圖書館的建築是配合這個大屋頂而設計的，地面上只有一層樓高，主要的空間在地下。圖書館前面有小渠環繞，沿邊種著一叢一叢的杜鵑花（日文作「躑躅」），前院右邊有座日本式

耶魯大學史特林紀念圖書館。



的鐘亭，苔綠色的吊鐘是日本人間國寶香取正彥（一八九九—一九八八）所鑄。總之，亞洲圖書館是東洋風的，圖書館後面更有加拿大著名的日本庭園——「新渡戶花園」（紀念新渡戶稻造博士），長林小徑、池塘拱橋，遠處竹籬中隱然露出茶室的屋簷，是可尋幽，亦可靜思的好所在。圖書館進門的廳堂在落地玻璃窗邊備有簡易型的沙發茶几，可落個腳，觀看室外景致。下雪時自然很可賞玩，不過溫哥華冬天下雪不多，最迷人的季節是千樹繁花更迭開落的三春，而我認為亞洲圖書館的庭園則在初夏躑躅花開時別有一番趣味。此時若在圖書館的休憩處小坐，可看到倒映在波紋潏潏的渠水中的杜鵑花簇，對此倒影，常讓人生出鏡花水月竟是要比實際的、現實的，美上一層；或許因為水中的美是靈動的，是不受界定的。

讀者閱讀至此，如果以為筆者常在圖書館看窗外、賞花，那可就錯了。「圖書館族的共同點就是花很多，很多時間在圖書館埋頭看書、找資料。UBC亞洲圖書館有很多設施在地下，樓下的書庫沒有窗戶，不像耶魯總圖書館一樣可以與外面通聲息。亞洲圖書館有個特藏室，度藏一批購自澳門姚姓藏書家

的珍貴線裝書，每次利用時需要向圖書館員拿鑰匙。我當時對桐城派學者產生興趣，經一整天就在這個房間看書，由於不能影印，很多時間就花在抄寫上。這個房間不大，書架是密集式的，有個手動旋轉舵，可以將整座書架左右移動，牆邊放置幾張窄小的書桌，我常在昏黃的燈光下坐著埋頭抄資料。（至今想起來，也許老花眼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否則怎麼印象裡老是覺得燈光不夠，抄寫時頗感吃力？）獨自在黯淡的燈光下讀著泛黃的舊紙上二、三百年前古人寫的文章，恍惚間，書架消失了，牆後退了，觀面的是一個十分陌生卻又逐漸熟悉的世界，偶爾有人開門進來，方才猛然跌回現實的時空來。最近無意間檢出舊筆記，不禁想起那些抄寫線裝書的日子，格子線裡埋葬多少時光！或許因為大半的時間必須埋在故紙堆中，遂對四周的景物特別敏感也說不定。哪有比從「不見天日」的圖書館出來，望見樹間林梢篩過幾抹殘照，暮色黯黯生天際，更令人心神搖蕩呢？

我當時在亞洲圖書館也申請到一個小小的小房間，說是房間是誇大了，空間很窄小，有點像科舉時代的考棚，但有個門，關起門來自成個小天地。在圖書館能擁有一個小房間是相當不錯的待遇，比起開放式的 *carrel* 好上很多。當時最高興的，莫過於我的隔

壁是葉嘉瑩先生的閱覽室。我到溫哥華之後，旁聽葉先生一年半的課，詩與詞都趕上了，自認是求學過程中最幸運的事情之一。我把葉先生當成老師，但葉先生很客氣，大約因為我的先生陳弱水當時和葉先生是同事，她把我們當朋友看待，相處甚為愉快。我到溫哥華後不久，葉先生就退休了，但她經常為了研究與教學跑來跑去，居無定所，我們笑稱她是「東西南北人」。由於行在東西南北，無法扛著自己的書房到處跑，葉先生因此似乎養成一種能耐，到哪裡就能利用哪裡的圖書館做研究、寫論文；我們大多數人利用圖書館做研究，但說到寫論文，還是需要個定所。我利用小閱覽室時，葉先生經常不在溫哥華，有一天聽到隔壁有開門聲，出來一看，原來是葉先生回來了，當時她正在寫一篇論文討論朱彝尊的愛情詩〈風懷二百韻〉。我聽她談了一下內容，深感興趣，也把〈風懷〉詩找來讀，發現正是葉先生用過的那本——她是書無定本，可以輾轉幾個圖書館寫就長篇論文。我常想，基本上我是在定點圖書館工作的研究者，而葉先生則是漂泊於大江南北的旅行學者兼詞人。

利用圖書館的方式很多種，「圖書館族

「守則之一是：必須手抄的手抄，能影印的盡量影印。在我現在服務的中央研究院的圖書館裡，經常可以看到有人站在影印機旁，拼命影印，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外國的訪問學人或研究生。我們都做過同樣的事，尤其是到外國蒐集資料時。有一年我在東京訪問，駒澤大學的小林英夫教授（現任教於早稻田大學）和夫人請吃飯，談話中提及他每次出國訪問，想到下一次要再回到同一地方很不容易，就拼命影印。他說，十幾年前他到美國某大學訪問，影印了好幾箱的資料，離開時打包寄回日本，到現在都還沒開封！主客相顧而笑。這是多少研究者共同的經驗呢。我的研究室書架底層還放著不少幾度漂洋過海的影印資料，有些反覆用過，有些還沒真正看過。

影印通常是非常機械的工作，但有些時候，對歷史的感覺就在「全錄」(Xerox)中產生。一九八九年冬天，我為了研究日本統治末期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回台灣尋找資料。我到台灣大學研究圖書館(研圖)尋找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的報紙，發現研圖藏有當時台灣人唯一自己經營的《興南新聞》。當我開始一頁一頁翻開霉味十分重，紙張黃濁破碎的報紙時，彷彿打開失而復得的寶盒一樣，非常興奮。我於是定時到研圖翻讀這份舊報紙，沒幾天，有位上了年紀的工友過

來略問幾句話，接著沈默一下子，說：「這些報紙放了幾十年了，從沒有人來看過。」他看來是個木訥的人，我也不是多話的人，對話就此結束。在他似乎沒有表情的臉上，我看到一種贊同、又像寬了心的淺淡神情。

我原先用卡片手抄重要記事，但報紙不同於古人文集，抄不勝抄。當我鼓起勇氣，小心翼翼地向負責人探問可以不以影印時，也許看在我每天都來，並且辛苦抄寫，負責人竟然同意讓我影印。但當我進行影印時，不由得生出一絲罪惡感，因為報紙的狀況很差，一翻動邊緣往往就粉碎開來；有些葉，一不小心就會裂開。我盡量小心影印，但心裡很擔心，也許印一次還好，如果有第二個人、第三人接著印，難保不逐漸破損。幸好幾年後，研圖將館藏的《興南新聞》都做了顯微膠捲，等我第二次要用時，已不能看原本了。（但願原本還好好保存著。）這個經驗讓我對圖書館如何兼顧圖書之保存與利用，產生深切的關懷；我工作的地方與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合作典藏一批至為珍貴的日、西文舊籍，我有幸參與其事，在職權所及，我也盡量呼籲重視兩全之策。有些書或資料一旦遭到破壞，就再也無法復原。如果利用圖書館的人不愛惜圖書，那麼我們還能期待誰來愛惜？我認得一位學者，他的著作利用了一些罕見的報章雜誌，我好奇問他在哪裡找

到這些材料，他說出圖書館的名稱，但接著說：告訴你一個秘密，那些雜誌很破舊，我影印後，別人就不能用了。我聽了，不禁暗自嘆氣。這位學者不是非法影印材料，卻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害，圖書管理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當我在影印《興南新聞》時，由於必須小心翻開，也就比一般影印有時間瀏覽正在影印中的資料。印象最深的是，報紙上時有小小的不到兩吋的年輕人的半身照，從標題可以知道他們是「散華了」（日文，為國犧牲的婉轉講法）。盯著他們原本就不甚清晰的容顏從影印機的另一端重現出來，心情有些激動。年紀這麼輕的少年與青年啊，比當時的我都要小個十幾二十歲。他們的容顏可以用影印機不斷複印，但那年輕的生命早已逝去，不再重現。

猶記得帶著這些手抄的和影印的材料回到樊城，（註三）是春天快要來臨的時候。坐在車內，望著兩旁吐冒嫩芽花苞的高木，生機盎然，我常無端想起那些小小照片上的年輕容顏。在這種揮之不去的心情下，我寫了一首題為〈昔日的若櫻今何在〉的散文詩，第二節有如下的句子：

翻開欲化作黃灰的新聞  
在蠹虫的國土，我研讀

你一張張小小的寫真

或是學生樣或在社會勤務

若顏一概是慷慨的青春

大洋無言的高雄港，我想像

日章旗，紅日翻舞如浪

六張犁的錘鍊、綁腿、千人針

再會了，我植有鳳凰木的故鄉

本間雅晴的歌聲撩亂我的哀傷

這真可以說一首孕育自圖書館的詩。（註四）

多少故事躲在圖書館裡等待重見天日！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做歷史研究，在我，歷史是人活過來的，如果一個好的木匠都可以認為他聽得到木頭的聲音，那麼，我們不也應該傾耳諦聽埋藏在史料裡的声音嗎？讀者或許覺得這話太玄了，不過，比較重視「人」的歷史研究者多少認為「empathy」（同感共喻）是可能的，也是很重要的。陳寅恪先生所謂「鑽味既深、神理相接」，能以心喻之，應就是這個意思。我認為，他相信「傾聽」是我們通往過去的世界的路徑——或是過去得以來到現在的方式。他的詩句「地變天荒總未知，獨聽鳳紙寫相思。高樓秋夜燈前淚，異代春閨夢裡詞。」說的不也是一

種「聽」？而這「聽」是寂寞的、是超越時空的、是感極淚下的。在後現代主義宣稱「言語道斷」的潮流裡，作此主張，毋寧是落伍的。那麼退一步想，或許能否「如實聽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努力想聽，更努力想聽真切。像「招魂」一樣，我們企望把過去召喚回來，在對過去的渴戀中，賦予現在某些多於當下的意義；彷彿沒有過去的現在是生命的殘缺。

我常常想，如果有時光列車可以駛向過去，那麼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是我們可以購票上車的驛頭。當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毀於戰燹時，多少通往過往的途徑就此斷絕？我在嘉義女中讀書時，有位女性歷史老師上課時特別花時間講亞歷山大圖書館。那是西方古典時代最了不起的圖書館，歷史悠久，規模宏偉，創立於西元前三世紀初，毀於西元三世紀末。光是時間的長度，就夠讓人肅然起敬，更不用提那幾百年收藏累積的豐富寶藏了。那位老師講到火燒亞歷山大圖書館時，十分入神，彷彿她就隔著尼羅河從窗戶望出去一樣，臉上的表情既無助又憤慨，如果這個時候她口中喃喃自語：「Barbaric, barbaric!」我也不會驚訝。嘉義女中有個圖書室，但離真正的圖書館還頗有距離，如果我對圖書館產生某種憧憬，大約是那個時候種下的因。

坦白說，我尚無機會訪問今天世界上幾



東京書籍株式會社附設教科書圖書館東書文庫。

個最重要的國家圖書館，如法國國民圖書館、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或老大學（如牛津、劍橋）的圖書館。我雖心嚮往之，但因為不是觀光客，並不覺得非急得

一看不行，隨緣與配合研究大概是一個原則吧。就研究而言，圖書館不在乎大小，有需要的資料是最重要的，而且圖書館的建築有各種類型，不都像殿堂那般雄偉可觀。我幾度利用的東書文庫，規模不大，在東京市北郊，是日本最早的教科書圖書館，珍藏日本江戶時期藩學與寺子屋的教材，以及明治以來的教科書，藏書十三萬七千餘冊。這是私人設立的公共圖書館，是日本專門印行教科書的老出版社東京書籍株式會社的附設圖書館，利用的人不多，平均每天一點五人。當我坐在大書桌前抄寫日本戰前殖民地教科書時，聽著庭院高樹的鳥鳴，以及路旁定時經過的電車聲，想到自己是這一點五人中的一人，而且還是個完整的「一」，不由得有一種「身負重任」的感覺。維持一個圖書館不容易，為了這一二位讀者，圖書館櫃檯需有專人負責，書庫的作業人手又是我們看不到的；圖書館的讀者毋寧是人類文明資源的免費享用者。凱撒據稱是公共圖書館「之理念」的創始者，羅馬學者Pliny稱頌說：「他使人類的才華成為公共財。」（註五）這個精神是圖書館的精神，也應是圖書館讀者最能體會的。

與圖書館有關而令我至為難忘的，還有一幕場景。某個秋日，我在耶魯史特林紀念圖書館門前等人，在疏落的人群中看到一位

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彎下腰來，撿起一片楓葉，神情怡然自得。至今想來，彷彿還能看到他嘴邊浮起的笑容。好個老學者！（註六）在我的印象中，像這樣從容作研究、教書，一生不改其志，卻心有餘裕的西方學者，並不少見。相對之下，我們的「學問之路」似乎總是「苦」了些。近日在中研院「典雅台語班」跟傅萬壽老師學吟王國維「學問三境界」的三闋詞，這些詞句豈是眾人耳熟能詳的，反覆吟唱之際，盯著「衣帶漸寬終不悔」一句，在萬般熟稔中，突然有些認生，生出困惑來：何以有「悔與不悔」的問題呢？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罔不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原詞作「驀然回首」），那人正（原詞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這是讀者再熟悉不過的。王國維的三境界說，其實是一種對理想，甚或是真理的追求。在此先且不談可能的深遠奧渺的寓意，僅就學問的追求而言，作研究的人大都有「衣帶漸寬，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經驗，然而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東西，哪需「終不悔」的自矢與告白？

在我們的文化裡，對純粹境界的追求是需要「終不悔」的自矢與告白的。關於這點歸根就底還是王國維講得最清楚。他說：「吾國下等社會之嗜好集中於利之一字，上中社會之嗜好亦集中於此，而以官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於官之一字。」（註七）又說：

或曰今日上之人日言獎勵學術，下之人日言研究學術，子曷言其不悅學也？曰上之獎勵之者，以其名也，否則以其可致用也，其為學術自己故而尊之者幾何。下之研究之者，亦以其名也，否則以其可得利祿也，否則以其可致用也，其為學術自己故而研究之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註八）。

在這裡「為學術自己故」就是英文的 "for the sake of scholarship"，我們在王國維的文章中偶而會看到外語的痕跡，這大抵因為中文缺乏對等的用法，比如在用純粹文言文寫成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國維用「的」。如在《紅樓夢評論》一文中，他說：「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私意以為這不是白話文的「的」（王文一概用「之」），而是襲自日文形容動詞的「的」（てき）。如果讀者細心聽接受



日本殖民地教育的老一輩台灣人談話，很可能會在他們的台語中聽到日文「的」(てき)的用法，如「歷史的」(i-k-a-ri tek e)，這可說與王國維的用法同出一源。

話說回頭，這個翻譯自外語的「為自己故」恐怕是我們的文化中極端缺乏的東西；不要說治學難「為自己故」，藝術更是難上加難。在王國維看來，研究學術不是為了名利，就是需要拿「致用」這個堂皇的名義來予以正當化。講「致用」其實也是一種功利思想，只不過不在謀一己的好處罷了。從事學術工作，名利或許還容易超越，致用的大道理則很難抗拒。在這種濃厚的功利主義之下，要「為學術自己故」而研究學術，談何容易？久之能不悔者，尠矣。無怪乎王國維要感嘆：「彼等於學問固無固有之興味，則中道而止，故不足怪也。」

國人不重視知識的態度時而流露在言談中。近日有位久未聯絡的親戚來電話，閒談間他問我最近作些什麼研究，我一一奉答，電話的一端傳來：「研究歷史……你歡喜就好。」好個「你歡喜就好」！他的話可以直譯成：歷史這東西是不值得研究的，真是浪費生命，但既然你自己喜歡，那也是沒辦法

的。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就是這樣。話說回頭，如果我因研究歷史而羅致大名大利，那麼這位親戚對我的工作的評價恐怕要大不同。

我們真正的壓力還不是來自外界；要在我們的學院裡看到拈葉微笑的老教授，不是容易的事。我在UBC時識得一位比我年輕的德國女學者，她研究非常冷僻的印度哲學中的中道思想，精通梵文、巴利文、希臘文、拉丁文、法文等語文。她的生活非常簡單，我的先生常開玩笑說她每天就做兩件事：做研究和送洗衣服。(她是個漂亮的女士，穿着很有品味，具個人風格，但一點也不追求時髦，二十年前的洋裝、皮鞋照穿不誤。)她做研究非常認真，全力以赴，每天工作十二、三個鐘頭是常有的事，但她同時也有豐富的精神與文化生活，從容自若。我們在樊城時，她完成了厚厚的一本“habilitation”(德國制度中取得在大學正式任教資格的論文)，曾笑著說：這本書將來放到圖書館架上，全世界就只有十五個人可能讀它。我想，她也是拈葉微笑型的學者。回到台灣後，我發現這樣的學者在比例上驟然減少，不是沒有，但相對來說，我們有比較多的「事業型」、「熱鬧型」、「行商型」的學者，更有以學院之資源力謀一身一家之福祉的「公私合體」型學者。(註九)這且不去談，就是「一生懸命」的研究者，也往往擺脫不了致用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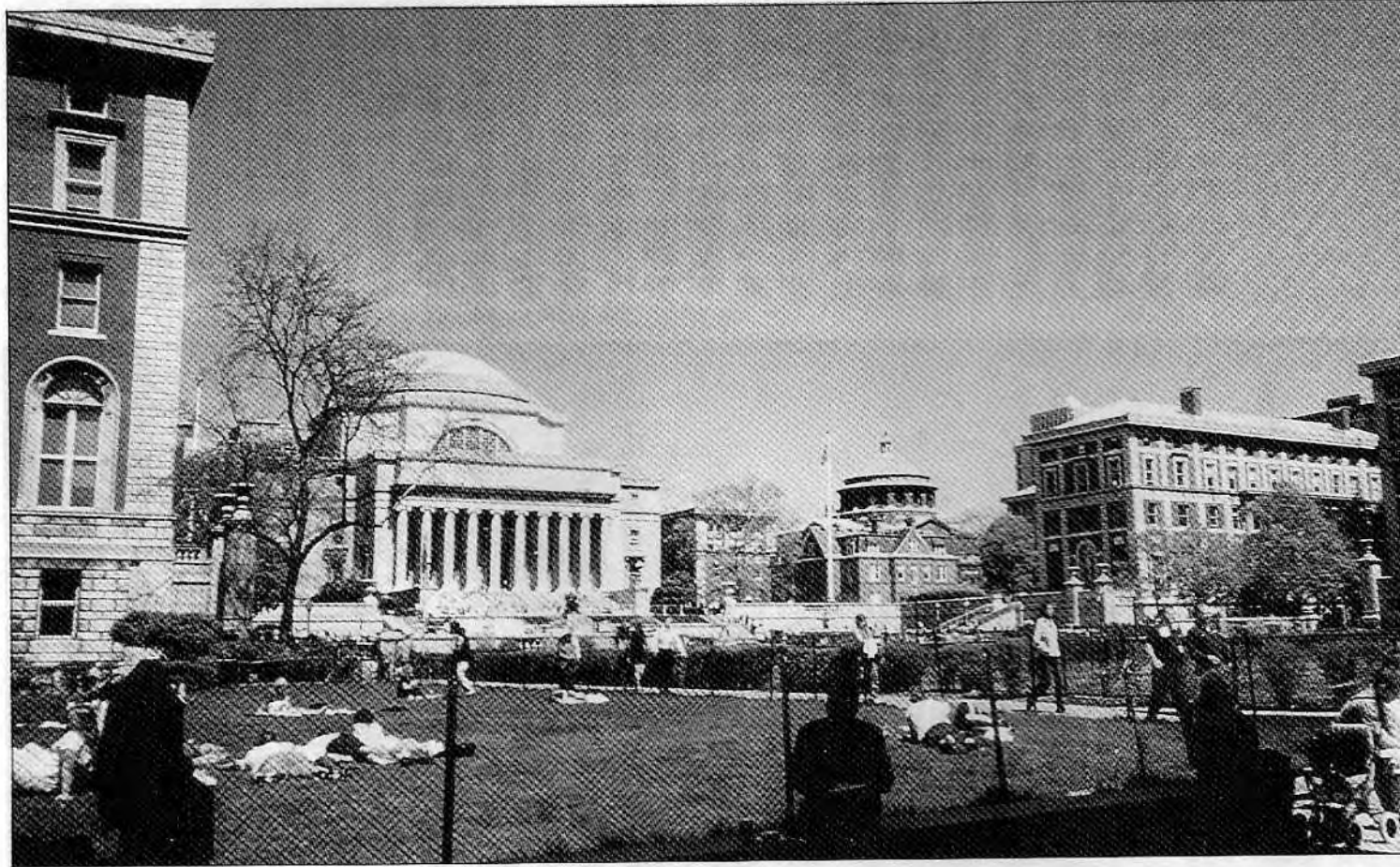
想。我的一位同仁時常以自責責人的口氣說：我們對不起人民。此言常讓我沮喪不已。在這種內外交攻之下，雖欲信「唯有茲疑不可疑」，難保不起動搖之心。試想王國維在他的時代，官文化應更盛行，家國幾度殘破，內憂外患無時有盡，欲為學術自己故而作學問，何其之難！

王國維「三境界說」所描寫的，與其說是對學問的追求，毋寧說是對真理的追求。王國維個性的特點之一是對真理作執拗之追求，「崑崙焉力索宇宙之真理」，為之犧牲一生之福祉，在所不惜。「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實在也是他切身的經驗。但是，真理如何可得？對此他似乎懷著一種浪漫的期待，就如同苦戀的人，千尋萬覓，失魂落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恍恍迷離中，是愕然的驚喜！王國維有一些小詞就是寫這種「恍惚焉一瞥真理之靈光」的意境。(註十)

那麼，這驀然或可一瞥的「真理」是什麼呢？有一天晚上，我參加一個師友間的聚會，與劉季倫夫婦同桌。我們一般人出國觀光，回來可以告訴親友當地風光如何，利用圖書館的人很難訴說圖書館如何，除非同為學院中人。記不得是怎樣情況下，我提到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並說它的格言「真理使吾人自由」很令我感動。劉季倫先生的認真

與誠摯，是同輩公認的，他聽後，以很鄭重的態度說，為什麼真理能使人自由，他很想知道我的意見。經他一問，我一時愣住，啞啞不能言語。當時腦子閃過 Isaiah Berlin《自由的兩個概念》中“free from”與“free to”的概念，胡亂回答一通，說的不外是真理使我們能堅持原則，不受世俗觀念或偏見的束縛等。事後為之汗顏不已。初次看到「真理使吾人自由」的格言時，我的確深深受到感動，但並未在感動之餘，進一步去思考它的意涵，以及它之所以令我感動的原因。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真理使吾人自由」的格言取自《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節“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但略作調整，改為“The truth makes you free”，日文格言本於此，不過刻在大廳的希臘文則仍是《聖經》原來的句子。這不止是高懸在大廳的格言，實際上是一九四八年二月通過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法開宗明義的宣言：「國立國會圖書館之設立，立足於真理使吾人自由之確信上，以貢獻於憲法宣誓之日本之民主化與世界和平為使命。」（註十一）敏感的讀者應該會猜到這是在聯合國佔領下成立的，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為範本。當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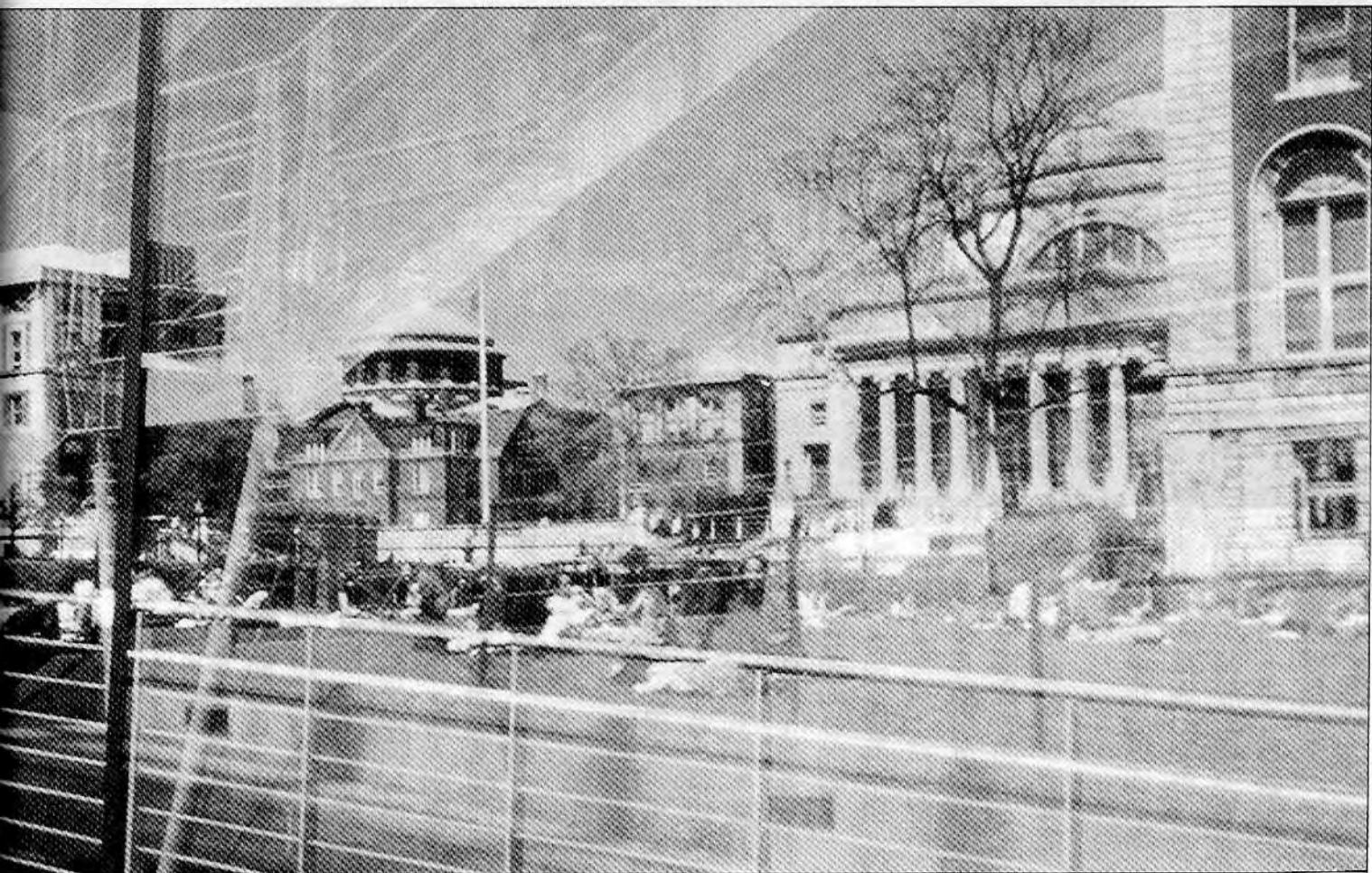
哥倫比亞大學 Law Library。  
（作者拍攝）

立國會圖書館淵源流長，前身是一八七二年設立的屬於文部省的帝國圖書館以及一八九〇年貴眾兩院屬下設立的各種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新設立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採用上述的格言，是否與美軍佔領下的氣氛有關呢？我不知道。不過，我想像：那些在戰爭期間受到思想迫害，或被迫「轉向」的人，當他們有幸來到櫃檯等著領書時，抬頭看到「真理使吾人自由」一行字，百感交集之餘，將何等激動！

在這樣的意義下，真理使我們自由？我想，海德格的〈論真理的本質〉的文章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註十二）海德格的文章很難唸，原因大概是他要用語言來表達語言所不能言說的東西。讀他的作品常常有「恍惚焉一瞥真理之靈光」的感覺，可惜「咫尺神山，幾度天風吹棹轉」，待回首，樓閣早在飄渺虛無中。（註十三）或許就是這種恍惚中或有所得的模糊感覺，讓我這毫無哲學頭腦的人能繼續反覆讀他的一些文章。我以為，在他的思想體系裡，「無蔽」、「解蔽」、「揭示」或「敞開」是很重要的觀念。海德格指出一般譯為「真理」的希臘字，更接近原意的翻譯是「無蔽」。他說：「真理的本質乃是自由」（Das Wesen der Wahrheit ist die Freiheit）。何以真理是無蔽？何以在無蔽的狀態（或意境）中人是自由的？

我無法用自己的語言加以說明，因為海德格的思想拒絕「非海德格語言」的轉述。倒是他在〈柏拉圖的真理學說〉一文所闡發的「洞穴譬喻」向我們閃現吉光片羽。（註十四）

所謂「洞穴譬喻」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講的故事，以蘇格拉底與格勞孔的對話為敘述方式。這個故事非常精采有趣，限於篇幅，在此只能撮述。鳩摩羅什說翻譯「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這個比喻在現代人看來有點不衛生，不過卻點出問題的所在。這個希臘文的故事翻譯成德文，再翻譯成中文，再經我撮述之，定然大大失味。然而，為了對劉季倫先生的問題有個交代，我還是得簡單地說一下「洞穴譬喻



「的大要：有一群人住在一個洞穴的地下室中，他們生下來被綁捆在同一個地方，只能往前看。他們背後的高處有一把火在燃燒，其上有有人在走動，火光把人影映到對面洞壁上，他們聽到人影發出的聲音，一致認為這些人影就是說話的人。假設其中有一個人解除桎梏，來到外頭，經過一番痛苦的光線適應後，終於看到真相了。這時候，如果洞穴裡有什麼了不得的獎賞，這個已走出洞穴的人寧願忍受地上的任何苦楚，也不會回到洞穴接受或爭奪那裡的聲望和權力。反過來說，如果他再回到洞穴，又得經過一番黑暗的適應，此時他若告訴他們上面的情況，人們不止要笑話他，甚且要把這個打算釋放他們的人殺掉的。」

掙脫洞穴來到地面上的人，在陽光下，看到了最無蔽的事物，也就是本真的真理；真正的自由乃是參與到存在者本身的解蔽過程中，持續不斷地專注於事物中顯現的最無蔽者。在這個意義上，真理使我們自由。或者脫離海德格的奧義，而更淺顯地說，這樣的人寧願在地面受苦受難，也不願用地面上的自由換取洞穴中的尊榮與富貴。他在對真理的認識與追求中，得到了自由，即使必須付出絕大的代價。

「真理」與「智慧」這兩個偉大的詞彙，經常與圖書館連結在一起，是圖書館耀眼的

光環。雖然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格言深深感動我，我倒也不認為作研究須常繫念著這類至高無上的觀念。知識的工作是大家一起來拼圖，每個人能作的也許就那麼一點點，如必以真理為念，雙肩未免太沉重了。又，如果我們把每個小小的一「揭示」都當成真理的一種卑之無甚高的展現樣式，那麼在每一個揭示中，我們或許可以期望它們呈螺旋狀上昇，讓我們不斷朝「更為無蔽的」境界邁進。也就在這過程中，我們體驗到小小的卻無可替代的喜悅與自由的感覺。

在可預想的將來，我仍將是圖書館族的一員，也許拜訪更多的圖書館，也許就利用那幾個熟悉的圖書館。我不知道別的圖書館族是否也像我一樣，很注意圖書館的內外聲息，對我而言，連繫著圖書館的記憶是它的裡外風景。可惜，這樣的風景無法推薦給人。

例如，我無法向人說，你若到紐約，應該到哥倫比亞大學，在近晚時分坐在希臘石柱加



哥倫比亞大學映在學生活動中心玻璃牆的校園一景，右邊第一棟建築為Low Library。（作者拍攝）

羅馬圓頂的圖書館（Low Memorial Library）前的石階，遙望廣場對面以希臘神廟為門面的總圖（Butler Library），那由石柱間的高窗散透出來的迷離燈光，是很別緻的。哥倫比亞大學總圖內部沒太多雕飾，大廳有三盞大吊燈，是樸實中的華麗，當天色逐漸黯淡，建築物的輪廓在深藍色的夜幕中變得含糊，大吊燈的光線則越趨明亮，終於由內往外把建築物給重新定義了。如果這時你想到石階下的校園通道，在近九十年前或七十年前，曾走著胡適、林茂生，那麼，這景色就更加

有意思了。

漫游城市的哲人，對城市有一種割不斷的愛戀；游走於圖書館的學子，對圖書館也有一種理不清的情愫。他們在人類文明的倉庫裡孤寂地工作著，久而久之，愛上了倉庫以及它所連繫的風景。

(註 一)：這句格言的意思是：以閱讀學習智慧。英文可譯為：“Learn by reading what wisdom is”或“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wisdom is, learn it by reading”。這是

羅馬政治家、哲學家 Seneca 的話語。

此一拉丁文的意思是好友 Catherin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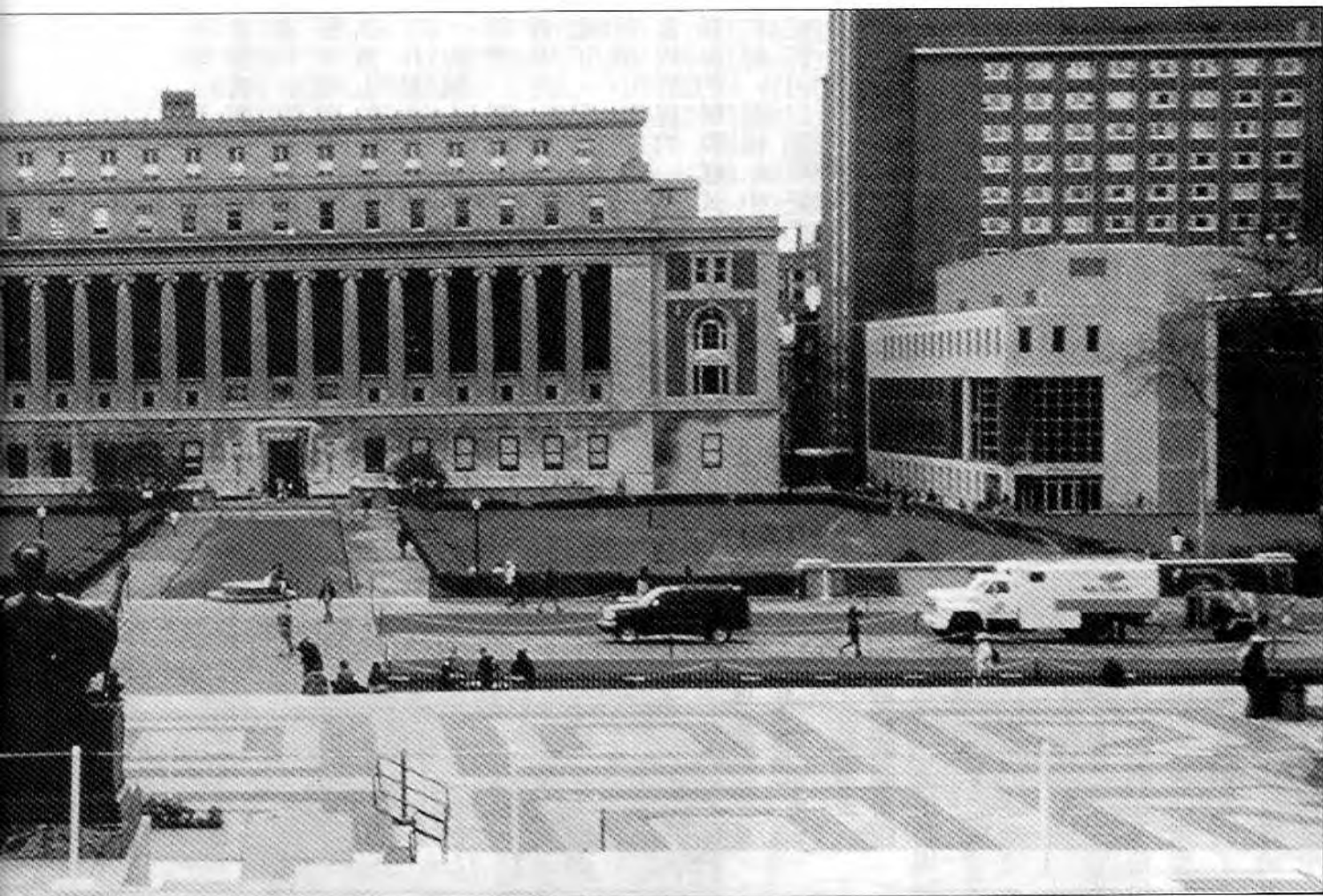
(註 二)：借用顏娟英女士新近出版的台灣美術史文獻資料集的書名《風景心境》。

(註 三)：葉嘉瑩先生詩作中稱溫哥華為樊城，是個文雅的名字，我也喜歡用。

(註 四)：此詩有幸獲得《聯合文學》編輯的青睞，刊登出來，讓我成了「一詩作者」。

(註 五)：“Ingenia hominum rem publican fecit” (He made men's talents a public possession)。

(註 六)：陳弱水先生看了這篇文章的原稿，告訴我這位老先生是耶魯極負盛名



哥倫比亞大學總圖書館  
(Butler Library)。  
(作者拍攝)

Swack教授代為問來的，謹此誌謝。我常想，中央研究院擬議中的人文大樓圖書館，如果能用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為格言，該有多好。這句話大家耳熟能詳，好像太普通了。然而，我自七歲開始，當了約四十年的「職業學生」，越來越能體會這平淡無奇中的深意與哲思；這應該不是個人一己的感覺。此外，圖書館格言若取自文化的源頭，更有意思，況且這句話出諸反問的肯定，語氣生動，頗能引人想像孔子說話時的神情，而一個「說」（悅）字正是靈魂之眼。



的 Roland H. Bainton (1894-1984) 教授，

以研究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著稱。

Bainton 教授於一九八四年過世，也就是說當我看到他時，他已年近九十。

(註七)：王國維《靜安文集續編》(教育小言十三則)其七，在《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景印，一九九六)卷三，頁六七九。

(註八)：王國維《靜安文集續編》(教育小言十則)其二，在《王國維遺書》卷三，頁六八三。

(註九)：如為了陪子女唸「留美先修班」以公費出國訪問一年半載，或以講學名義出國生個美國人，研究與身家利益

配合無間。「公私合體」一詞乃是陳弱水先生的新鑄詞，襲自日本歷史名詞「公武合體」，不敢掠美，茲附記之。此詞就如同他用「中英俱劣」來形容小留學生之輩的語文程度一樣，既幽默又切中要點。「中英俱劣」一詞，曾讓友人 Charles Kwang 教授大笑不已，聲稱一定要拿回香港用。

(註十)：挪用葉嘉瑩的句子，原作「恍惚為一瞥哲理之靈光」，由於哲理與真理在王國維時而近乎同義詞，為配合行文，遂更動之。

(註十一)：國立國會圖書館編集，《國立國會圖書館三十年史》(一九七九)，頁五六。

(註十二)：中文譯文(論真理的本質)，

見馬丁·海德格著、孫周興譯，《路標



一七七—一九九；又見孫周興選編，《

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一九九六)，頁二二二—二二六。

(註十三)：王國維《蝶戀花》：「憶掛孤帆東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見。幾度天風吹棹轉。望中樓閣陰情變。金闕荒涼搖草短。到得蓬萊，又值蓬萊淺。只恐飛塵蒼海滿。人間精衛知何限。」

(註十四)：中文譯文(柏拉圖的真理學說)，見馬丁·海德格著、孫周興譯，《路標》，頁二〇一—二二三。